DS
735
A2Y86
1771a
v. 29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七

唐

代宗皇帝

己酉 大歷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因憐其功乃養逆女

爲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妄望其能恢復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於亡哉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冊以爲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于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數皮歸資言馬之死者亦計皮而與之直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時朔方軍士久居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守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縣人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略儼如敵國不大可笑乎乃至還尸賜錢不敢肆諸市朝使憲典肅而炯戒昭蓋所謂庸懦無能之至矣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爲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爲方畧。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西節度使皇甫温握兵于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温爲鳳翔節度使。温至京師載因與温及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

以寒食宴貴近于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爲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秋。七月。京畿饑。

代宗欲罷載相泌卽應直行黜陟論史者乃疑載柄權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哉蓋彼特紀綱陵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米斗千錢。

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于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辛亥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注見前。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二州皆唐置。文州今階州文縣。扶州故城在文縣徼外。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

隴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則不救梁岷二州注俱見前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爲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雖從之然益厭其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屈徐浩妾弟侯莫陳怤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吏部侍郎薛邕擬怤長安尉怤參臺李栖筠劾奏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縑易駑馬廢帑幾數十倍且縑帛或取諸民江淮織踰人以為累白居易所以有陰山道樂府之刺也今與

其狀。上怒浩。怤及濟虛邑皆坐貶。朝廷稍肅。怤音敷。美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西安府富平縣。

以韓滉字太沖。休之子。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謹。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哈薩克易馬所司得差其良駑而均衡之計市直不及內地三之一而絲縑則令各織造平售官織事不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見此當復云何嘗反其意次韻以紀之閱通鑑至此復為宗其梗概俾讀史者知柔遠大經挈其綱而善用之耳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畧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于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及泚為節度。明年八月遣其弟滔將兵五千。詣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癸丑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字坦途。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崿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卒。

彼時所謂團練監軍孰不知其弊郇模佯狂行市其迹近於惑世誣民代宗率爾召見不察其心之邪正言之是非輙復授衣設館昧於政體矣

初彰爲史思明滑亳二州刺史自拔歸朝肅宗以爲滑亳節度使彰承亂離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及是疾亟遺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臣男建等令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秋九月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置筐中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

軍使也。事見元載傳。餘二十八字。史不傳。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後魏縣。明改長武。今屬邠州。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爲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以雪恥。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注見前。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河曲人。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秦郎亭。注見前。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亦曰百里城。在今平涼府靈臺縣西。返。渾瑊邀之于隘。盡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爲民請命止於誠禱感格
而已土龍之法雖創自仲
舒繁露即偶爾倖中亦時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彊十倍。願更于諸道各發精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會通然非其術之巧可通神也顧以京兆命官同巫覡猥褻若此人且非而笑之尚能邀上蒼鑒佑乎

四聖立祠首逆亂之尤代宗若以此正言詰責承嗣豈能抗拒乃諷以毀祠復加使相甚至以女妻其子朝常豈復可問昔東周陵夷而問鼎請隧猶能折以崇言此真所謂每而愈下矣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爲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注見前。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輿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先是。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諷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慰之。已復詔以永樂公主帝之女。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至是。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崿。帥眾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

承嗣不奉詔。遂陷洺。衞。二州。初李寶臣。李正巳。皆爲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皆表請討之。于是貶承嗣永州（注見前）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巳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奉表請束身歸朝。既而承嗣遣使說正巳。正巳按兵不進。（初。正巳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及是。禮而遣之。復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巳。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巳遂按兵不進。于是諸道兵皆不敢進。）王武俊亦說寶臣釋承嗣。（寶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擊擒承嗣將盧子期。送京師。上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勞之。承倩齎詔至。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復遣客紿寶臣同取范陽。寶

臣遂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朱滔敗走。

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于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是夜。遂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驚。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貴妃獨孤氏卒。

妃以姝艷進。居常專夜。及是卒。追諡貞懿皇后。上悼念不已。殯于內殿。累年乃葬。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已亦屢爲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詔以靈曜爲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爲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青李正已。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少游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敗之。先是。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柰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

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本奚人。將精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表奏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之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頭治喪事于內。李漢惠接賓客于外。妻妾子孫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

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旣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後二年。承嗣死。以其姪悅爲留後。）

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濮陽人。肅宗章敬皇后弟。）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更宜禀進止。涵等從之。

時人譏袞云云，蓋出於佐饔者之口。然袞猶稍知節操，較之持祿固位者，猶爲彼善於此者。但徇大言辭費之文，而不知制祿代耕之義，豈伊皐作相必啓

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于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袞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掊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爲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秋七月，司徒楊綰卒。謚曰文簡。

日食萬錢即司馬光亦廉恥存焉之論庶乎不失平允

池鹽遇雨必敗滉奏矯偽豈待展轉遣驗且明知其不實而猶曲從寢覈之請是不惟昧於燭理抑亦傷於飾非蒙闇至此何以堅

上方倚楊綰。使釐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衮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義興人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

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符秦縣。今屬西安府。令劉瀿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瀿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瀿南浦蜀漢縣。元省。故城在今夔州府萬縣。尉。計澧州注見前。司戶。而不問滉。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以李納爲青州刺史。

李正已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注俱見前。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已有。又得曹、濮、徐、兖、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是時田承嗣據

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宋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于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澶州，唐置，今大名府清豐縣是。復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餘注俱見前。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盩厔人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兗州泗水人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于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字子愼，襄陽人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代州崞縣西，今亦曰陽武峪，在

時藩鎮跋扈朝政不綱正猫鼠同乳之實驗祐甫不賀其奸然僅以法吏邊吏當之猶所謂明於小而闇於大耳

有堡。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絶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衮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字貽孫。沔之子。）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由是惡之。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黄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黄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黄裳矯子儀

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于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高郢字公楚。衛州人。

以路嗣恭爲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含容太過故至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

新進無所建竪克知灼見爲難聞非歴試不可若李泌在肅宗朝恭預密勿委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之時即傾心倚信且頼其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俾知人間利弊耶常袞一言而以新間舊不惟惑之甚直是昏之極矣

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尚書。

己未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

常袞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弊。俟報政而用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遼西人。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

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爲衆所服。因衆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爲留

後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德宗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太子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莧菜名也羹不設鹽酪

閏月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

時議羣臣喪服當衰以爲禮臣爲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元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崔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袞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向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爲欺罔。貶爲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羣臣喪服竟用袞議。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爲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樂工留者。悉隸太常。

尊郭子儀爲尙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子儀爲尙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爲河中尹。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渾瑊爲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之陽。及豹貀（女滑反。似貍。蒼黑無前足。）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爲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

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爲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厮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爲判官。署李自良爲代州刺史。委任之。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劒南。上素聞滉掊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

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詔寃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胡三省注。唐時登聞鼓在西朝堂之前。

詔天下寃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于是撾鼓者甚衆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

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太原人）為神策都知兵馬使、宦官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志貞本名琇珪。至是始賜名。）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青淄將士。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欺。御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明年四月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敘者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隳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馬璘家富有治第京師甲於勳貴及是命獻其園隸宮司謂之奉誠園璘子孫無行貲亦尋盡劉忠翼本宦官恃寵貪縱與黎幹相

交結。上卽位後或言八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迥皆賜死。

減常貢錦十萬匹服玩數千事。

罷榷酒。

以張涉河中人。爲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爲侍讀卽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爲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爲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太原人。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

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是冬，喬琳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疎涉。涉尋坐贓放歸田里。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涉首以贓敗，左丞薛邕亦以爲宣歙觀察使時盜隱官物坐貶。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贓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爲使，悉蒐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俘至吐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于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賻贈。上復使韋倫報之。

沈既濟蘇州吳人上選舉議。

自隋興以來，選法益濫。及是，試協律郎沈既濟上疏議之，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

陸贄所議雖切當時之弊然以選舉委之刺史在州府辟用旣不盡公而無私若仍任資格則其循用故事且亦猶之吏部耳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

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于吏部。而試職于州郡。若才職不稱。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朝廷雖嘉其言而不能用。

以曹王皐之元孫。字子蘭。明為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皐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始皐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感。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吐蕃與南詔時南詔王閤羅鳳死。孫異牟尋立。合兵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會西川節度使崔寧方入朝。上趣之歸鎮。寧用楊炎言留寧京師。寧在蜀十餘年。恃其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楊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受大利也。上從之。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陝州安邑人。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注俱見前。二州。晟追擊于大度河注見前。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已而以崔寧爲朔方節度使。治坊州。

葬元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檀山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史臣曰。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十二月。立宣王誦即順宗。爲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于上前曰。財賦者。國之

EAST ASIAN LIBRARY

得賢佐理自是爲政之要
文詞干進誠無足取然必
如何而足當有道之目播
初無所指陳且播固非有

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晦。日食。

遣關播字務元。汲人。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爲盜。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以其家富。使戍武崗。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衆。侵掠州縣。上遣都討之不克。武岡。昔縣。今爲州。屬湖南寶慶府。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比已下詔

特立獨行之概者因盧杞薦而得相杞一語宗責削不敢復言其人品可知則其所稱道亦不過託之空言而已

求賢文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已而曹王臯爲湖南觀察使遣國良書令降國良疑未決臯乃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日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臯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之賜國良名惟新

德宗皇帝

庚申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詳具前元宗末版籍浸壞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民丁多率爲官爲僧以避課役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入以制出戶無

主客（主土著也客不常居者）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十六為中二十二為丁）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馬氏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苟或變之則必至于煩擾無稽而官民交病蓋以古今異宜故也）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興利權衆頗疾之楊炎因欲為載報仇（時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況日更

大赦。不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當復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統領。乃復以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韓洄字幼深。滉之弟。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

二月。命黜陟使。分巡天下。貞觀八年。設黜陟使。後罷。至是復置。

使凡十一人。分巡各道。是時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由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以段秀實爲司農卿。

初。大歷末。元載請城原州。事未行而載誅。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代宗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實。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夏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閒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兵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載得罪。事遂寢。

西州。唐置。即漢車師前王庭。注詳前。四鎮。即西域四鎮。時行營兵。皆寄治涇州。隴山。秦嶺。注俱見前。潘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摧沙堡。在今平涼府鎮原縣西北。石門。木峽。二關名。在今平涼府固原州西南。

及是。楊炎秉政。欲行載遺策。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爲之具。秀實報曰。安邊卻敵。宜以緩計。且農事方作。不可遽興功。炎怒。徵秀實爲司農卿。使李懷

光兼涇原。炎又議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開堅騷然京兆尹嚴郢上疏言之不報已而渠卒不就。豐州唐置治九原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陵陽渠在故九原縣。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夏四月行軍別駕劉文喜據涇州作亂伏誅。

楊炎將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軍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爲帥。詔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四月。遂據涇州以叛。詔泚及懷光討之。泚等圍城。久不拔。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上

EAST ASIAN LIBRARY

德宗因術士之說築城以備非常其去梁武跣足下殿何異是時唐室未至陵夷誠控馭得宜何至有播遷之患道茂妄言禍福明王所必誅尹悲葬乃以讖若勸其親賢諸大事其見之豈非迂儒之見耶

日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乃減御膳以給軍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已而裨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已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已益懼

六月築奉天城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頓莫賀（登里之從父兄）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之

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于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本

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注見前）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相州臨漳人）冊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遙尊帝母沈氏爲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及是具冊遙上尊號。上奉冊欷歔。左右皆泣。于是中書舍人高彥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詔以睦王述（帝之弟）爲奉迎使。諸沈四人爲判官。分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爲沈太后。詣使者言狀。上喜。使宦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

辭實非太后。驗視者疑之。彊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齎御物往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羣臣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僞。高氏言曰。吾爲人所彊。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然終上之世無聞焉。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常州人。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先縊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天下寃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晏妟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汚

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
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
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
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
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
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
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
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
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
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
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
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
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
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
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
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
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
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
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
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
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

EAST ASIAN LIBRARY

董突奉朝命挈衆還部，使朝廷果善撫而禁戢之，豈能滋擾。光晟以九姓之譖

給。自是每歲轉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于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閒劇，必于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用者，皆莫能及。

秋，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賤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回紇，未發，會九姓胡怨董突，獻策光晟請殺之。光晟奏于上，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董

盧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其紀法擒殺殆盡是宜明正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紇請復讐方爲之貶光晟柔遠之經御下之法德宗恭兩失之

突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群胡盡殺之。獨留一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復讐。上爲之貶光晟爲睦王傅。後上遣源休送董突等喪還其國。回紇相頡子思迎。立休等于帳前雪中。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日。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董突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

冬。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及是。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姊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悉嫁之。所齎之物。必經心目。

EAST ASIAN LIBRARY

唐戶口莫盛于天寶自安史肇亂繼以河北擁兵壯者危于鋒刃老弱斃于輸將數十年間戶口減耗不及盛時三分之二富庶不可常恃如此讀史者可為深鑒

德宗不許惟岳之請數語深中藩鎮事情尚見斷制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至德後。藩鎮叛服不常。今依唐書。其入叛臣逆臣傳及拒命而未歸誠者。卒皆書死。餘依綱目原文仍書卒。

李寶臣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其子惟岳匿喪許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田悅請繼襲。至是。悅亦屢為惟岳請。上卒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

厥後雖三鎮連兵拒命未幾而惟岳誅夷積玩之風藉以稍振但河北稍定措置非宜遂致搆亂不止其失固在彼不在此也論史者安得轉以爲病

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嚮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田悅乃與王正巳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奈何無故爲叛臣。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往謝之。閉門不納。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眞泣諫惟岳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遽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靑魏使者。送京師而請之。則節鉞庶可得矣。惟岳然之。使作奏。胡震與將吏不可。惟岳又從之。後竟殺眞。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舅也。切諫不納。乃稱疾杜門。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田庭玠承嗣從父子。哀張氏。李寶臣本姓張氏。故云。

以楊炎。盧杞。字子良。奕之子。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

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晏罪。炎懼。遣心腹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河東人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發京西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問之。其將楊惠元平州人對曰。臣等發奉天。由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

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夏。五月。增商稅爲什一。

以軍興故也。

田悅舉兵寇邢洺。

先是。李正已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與梁崇義李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爲都統。備之。至是。悅與正已。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洺。隋縣。今爲鎮。在廣平府永年縣西。有關。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伾堅壁

EAST ASIAN LIBRARY

拒守。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于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尚書有矣。悅不能用。崞口。注見前

六月。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大歷末。改淮西軍爲淮寧。諸道兵討之。

先是。詔加梁崇義同平章事。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而兵勢寡弱。禮數最恭。上欲以恩信安之。詔加同平章事。賜鐵券。遣御史張著賫手詔徵之。及是著至襄陽。崇義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狠戾無親。無功猶倔彊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荊南牙將吳少誠。幽州潞人。以取崇義之策干希烈。希烈以爲前鋒。

以張萬福魏州元城人爲濠州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刺史。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李正已遣兵扼徐州甬橋一名符離橋。亦名永濟橋。在鳳陽府宿州北。跨汴水。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渦水。注見前。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既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謚曰忠武。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 天下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

秋七月。北庭安西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至是賜姓名。）爵寧塞郡王。郭昕（子儀弟子。）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皆賜爵郡王。光庭。天寶末爲伊州（注見前。）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使至。朝廷始知

之故贈官。

楊炎罷以張鎰（字季權，崑山人。）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于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于臨洺大破之。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于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

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李正己死。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正己既死。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于納及惟岳。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注見前）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字茂初。趙州人。）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初。李寶臣奏以張孝忠爲易州（注見前。）刺史。（孝忠歸朝後以兵屬寶臣。寶臣奏爲易州刺史。寶臣晚節多忌刻。連殺大將。召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意耳。遂得免。）至是朱滔將討李惟岳慮孝忠爲巳患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上悅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趙州高邑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後更傾朝廷

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鎭。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廹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初年。軍府稍完。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亦曰曲江池。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寰宇記。池爲漢武帝所造。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長安志。唐秀士每年登科。賜宴于此。元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爲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元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祔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其後鴻臚卿王權請遷二祖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劉洽（滑州匡城人後賜名元佐）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

先是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洧正己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爲招諭使）于是李納遣其將王温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洧遣牙官王智興（字匡諫温人）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軍名宣武二年改汴宋）節度使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李澄（遼東襄平人）共救之時朔方軍貲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已而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亦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因說等。納遂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壬戌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于洹水。博洺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在漳水上。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倉口。即黎陽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

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
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于營中。畢發而止、伺悅
軍畢渡。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
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
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
兵擊之。悅兵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
勝計。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于是李再春以博
州降。田昂兄、悅從以洺州降、悅士卒不滿數千。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
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爲誓。悉出府
庫及斂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
繕守備。軍勢復振。時李納爲河南軍所逼。徵兵于魏。悅
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
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
從順。是汝揚父名于後世也。齧臂而別。璘與其副李瑤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遂降于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媪罵而死悅之奔還魏州也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悅入殺長春嬰城拒守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旬餘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符令奇臨沂人璘字元亮

李瑤長春之子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朱滔張孝忠攻拔束鹿（本鹿城縣唐更名今屬保定府）李惟岳發兵圍之滔孝忠與戰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先是王武俊為左右所搆惟岳疑之束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巳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靈州人）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卻敵

平。惟岳以爲然。乃使步軍衛常寧與武俊擊趙州。又使武俊子士眞將兵宿府中。武俊旣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終爲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爲衆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爲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爲然。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眞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自李寶臣據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

復榷天下酒。

惟西京不榷。

二月。以張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尋名其軍曰義武。王武俊爲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爲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時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
日可平以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爲恒冀
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隷朱滔令還鎭滔固請深州
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爲節度使又
失定趙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
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魏博旣下朝廷必取恒冀故分
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
朱滔侑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鎭承襲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特得存
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卽遣侑歸報又遣王郅說王
武俊郅曰大夫出萬死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
同日論功而朝廷襃賞畧同誰不憤絕今聞詔支
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
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

勿慮討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于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温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朱滔欲叛三問而人不對脅以威而後强從之可知唐室之事猶未至於不可爲乃德宗旣聞告變冀賜爵以慰安之而反謀益熾非異抱薪揚湯措置之不當於此可概見矣

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武俊亦遣其子士眞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以書諫滔曰司徒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不聽滔恐張孝忠爲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忠曰惟岳負恩爲逆孝忠歸國即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雄復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抗彊寇之間莫之能屈劉怦昌平人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勑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曰雖知如

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郤。進取寧晉。本癭陶縣。唐更名。今屬趙州。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注見前。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已而懷光與滔等戰于愜山。在大名府大名縣北。古河堰也。敗績。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營于愜山。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遽出陳。懷光擊之。滔軍崩沮。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滔復堰水絕官軍歸路。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爲不可許。滔不從。燧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武俊由是恨滔。魏縣。漢置。舊屬大名府。今省。括富商錢。

王綱不振專恃兵力已難靖亂況因軍興括錢間架諸法貧歛無已師未贍而民已朘剝剜肉醫瘡何異奉天出走唐之不亡倖耳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叔明五世孫。）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兵。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洺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眞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

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眞。李晟軍先隸抱眞。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幷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杞又以李揆有才望。惡之。奏使吐蕃。上曰。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揆乃行。至吐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恐留之。給曰。彼李揆安肯來耶。遂還。道卒。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冬十月。以曹王皋為江西節度使。

皋至洪州。隋置。今江西南昌府是。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慎。字寡悔。兗州人。王鍔字昆吾。太原人。等。擢為大將。引許孟容字公鄂。長安人。至幕府。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皋用慎。恐為己患。遺慎七屬甲。詐為復書。

隧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愼。會江賊入寇。皐遣愼擊賊自贖。愼擊破之。由是得免。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鎭風俗。遂以爲相。政事皆決于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等共議。請與鄆州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不然。則用兵無名。將吏無所依歸。滔等皆以爲然。乃自稱冀王。爲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初武俊誅李惟岳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畧。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有異謀。上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于大夫甚厚。何遽自同于逆亂。異日無成。悔之何及。武俊奪其職。及是。武俊以華爲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而死。武俊又以衛常寧爲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 孟華。史不詳何所人。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之官。勉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即沙水。自中牟首受汴。逕祥符尉氏。至陳州府

蹇蹇匪躬真卿寔不愧大
臣之節胡寅乃責其再為
常伯年踰七十當致政而

南合于[illegible][illegible]之北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
黃河亦[illegible]恐民河
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
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
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
南牙將。薄有才藝。性踈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
于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為別駕知州
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
募。繼遣李克誠將數百騎奄至城下。應募者應之于內。
縛元平 元平為人眇小無鬚。見希烈恐懼。便液汙地。希
馳去。
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
漢縣。今屬開封府。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

歸不與盧杞同朝殊不思時方多故而徙知養高所繫託在受任日淺之人何非至性所感出況以七十老常伯名著三朝者耶其說之自相矛盾固當有目共見

卿欲出之。眞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盧奕死東都事具前眞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瞿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于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遣眞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又使人邀之于道。不及。眞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眞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

眞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眞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阬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是月。以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討李希烈。擊破之。遂克汝州。哥舒曜。翰之子。

三月。曹王皐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隋置。今湖北黃州府是。蘄注見前。州。

時希烈兵柵蔡山。在黃州府黃梅縣南。險不可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皐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伊愼為刺史。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即汝南郡。注見前。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眞卿為節度使。希烈知之。襲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于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希烈置顏眞卿于龍興寺。會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示眞卿。眞卿

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李晟圍清苑。後魏縣。今為直隸保定府治。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先是李晟請以所將兵與張孝忠共圖范陽。上許之。晟趨趙州。王士真解圍走。遂北畧恒州。及是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會晟病甚。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趣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

二兒必相疑。惟二兒所爲。武俊遣使者謝之。然以是益恨滔。李抱眞因使參謀賈林詣武俊詐降。說之。林見武俊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諸將亦數表大夫至誠。天子語使者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武俊乃使林還報抱眞。陰相約結。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劒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皆仰給度支。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

贄數言究致亂之本頗中肯綮使德宗因是遣悍卒省横征國勢雖衰猶可暫

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論之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弭邊人之藉口生釁其如并此不用何至所云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其見尤爲明切中理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爲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詿誤失圖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榦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隷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本漸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覦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泚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經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

不能用。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河中人。）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字宏肱。并州晉陽人。）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一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

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瑒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遂行。賊登含元殿。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事具前。

賞薄怨朝廷。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還。先除光祿卿。故怨。入見泚爲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羣臣不知乘輿所之。盧杞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及于咸陽。上思桑道茂之言。道茂請城奉天見前乃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爲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狥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

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于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逃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殺之。　吳溆。湊之兄。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

士爲應。吳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懦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爲泚

所厚，行軍司馬齊映（瀛州高陽人）、齊抗（澣之孫）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鎰，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上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　蕭復，字履初，嵩之孫。

朱泚僭號。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泚尋改國號曰漢。源休勸泚誅剪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系為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蔣沇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沇絕食稱病，潛竄得免。　蔣沇，欽緒之

系撰冊而死，雖死不能免從逆之罪，視甄比之媿矣。之引決誠當。若蔣沇託病不受偽官，雖較優于系，然詭全倖免，視段秀實之義[illegible]忠烈凜然，則相去不啻霄壤矣。

子。

李希烈陷襄城。

哥舒曜食盡奔洛陽。希烈遂陷襄城

以馮河清京兆人。爲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爲判官。姚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輜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節度使。況爲司馬

殺左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翃謀陷之。會泚下詔。以寧

爲中書令。翃詐爲寧遺泚書獻之。杞譖寧與泚結盟約爲内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芃引兵歸鎭。李抱眞退屯臨洺。

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靈武人。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奉詔將兵拒泚。遇于醴泉。遊瓌謂監軍翟文秀曰。當急趣奉天。以衛天子。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凶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

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
宼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
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
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
因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
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
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逮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
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
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
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
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
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于梁山（注見前）破之乘
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
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
日月亦戰死于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

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十一月以韋皐字城武京兆萬年人為奉義軍節度使

初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皐以應泚事泄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皐中丞玉謂之曰韋皐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皐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豘耳雲光從之皐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皐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皐為節度使

李晟將兵入援。

李晟聞上幸奉天。帥。衆奔命。張孝忠遣銳兵六百與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注見前。晝夜兼行。上以爲行營節度使。

李懷光以衆五萬入援。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進屯蒲城。今同州府蒲城縣。西魏置。唐改奉先。宋仍復故名。此云蒲城。蓋史臣追敘之文。晟亦自蒲津即蒲津關。注見前。濟軍于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撫御。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時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自襄陽入援。屯藍田。鎭國軍兵馬使駱元光。襲破泚將何望之。軍華州。屢敗賊兵。賊由是不敢東出。上即以元光爲節度使。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屯中渭橋。于是泚黨所據。惟長安城而已。尚可孤。宇文部別種。駱元光。本安息人。宦官駱奉元養以爲子。遂冒其姓。後賜姓名曰李元諒。鎭國軍。上元初置。治華州。

渾瑊擊破朱泚李懷光敗泚兵于醴泉。奉天圍解。

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菁根本草注蕪菁北人又名蔓菁其根可食而進之泚百道攻城造雲梯高廣數丈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氊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無甲冑瑊撫禦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郎渾瑊所鑿一輪偏陷不能前御火從地中出亦瑊所蓄風勢甚盛須臾雲梯及人皆爲灰燼賊乃引退于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以

蠟鞱表隨賊攻城。乘閒逾塹抵城下大呼曰。我朔方軍使也。乃縋而上。上得表。大喜。卽令昇詔至城上。懽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又敗之于魯店。魯店在乾州東。泚聞之懼。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

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爲城守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所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金商金州西魏置今陝西興安州是商州注見前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之赴難也。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

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已竊據稱曽於時德宗卽數其罪而誅之以謝天下人心

之懼。言于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曹王皐遣使貢獻。

自朱泚作亂。南方藩鎭。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間道貢獻。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

庶可復振乃必俟表論誼
騰僅以貶黜聊示薄罰大
阿倒置積翫不懲遂致一
難未平一難復起取之
汝又將誰尤

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爲司馬。

以陸贄爲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臣。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問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于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于朝廷。朝廷之誠不升于軒陛。上澤闕于下布。下情壅于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敎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于人。人

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刑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貢弄今所致患害反在推誠且諫官論事側自矜衒歸過于朕以自取名又多當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解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嘗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于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惟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于己而望盡于人衆必息而不從矣不誠于前而曰誠于後衆必疑而未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稱其補闕是則聖賢

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
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
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
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
禁之不傳夫僭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不必違辭拙
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
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
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陛下又謂
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以爲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
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
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
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未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其六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是
也下有其三諂諛顧望畏愞是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
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
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
度而疑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
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
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
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
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
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戾我

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李希烈陷汴。滑州。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注見前。江淮大震。陳少遊送款于希烈。遣使結李納于鄆州。

興元下詔四方人心大悅者蓋以太宗之德在人者深而當時人心亦皆厭亂故其感動之速所謂饑易為食渴易為飲而赦脅從以銷羽翼尤不失濟變機宜耳無識者乃云德宗反正全由文誥動人不知反正而措施乖方藩鎮積逆如故浸淫以至於唐亡所謂感人者安在孟子云仁言不如仁聲信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八

唐

德宗皇帝

甲子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先是陸贄言于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遭闔閭之難。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請救秦人。遂走吳師。復國。詳見劉向說苑陛下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典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襃乎喪

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因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瘢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至是乃下制大赦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割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馳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月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

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幷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宏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

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公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稱帝，遣人問儀于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綬、李元平為宰相，遣其

將辛景臻謂顏眞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于其庭。眞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遣其將楊峯齎敕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腰斬以狥。具奏少遊附賊之狀。上以建封爲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欲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邱。希烈兵不得過。希烈又南寇蘄黃。及鄂州。爲曹王皋及鄂州刺史李兼所敗。希烈由是不敢復窺江淮。已而希烈將兵圍寧陵。濮州刺史劉昌拒守。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鎮海節度使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之。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宜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廬州隋置。今江南廬州府是。霍邱隋縣。今屬江南潁州府。鎮海軍建中初置。治潤州。王栖曜濮州人。

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宮。

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牓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爲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

德宗縱宦官，袒盧杞，幾於好人所惡，故其後雖能克復還都，而播遷至再，亦已

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通作隱）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鑾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復與姜公輔俱（于建中四年十月同平章事）

蕭復嘗言于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

災及其身蕭復抗直雖云不量鑿而正枘然比之當時朝臣可謂鐵中錚錚者矣

賈林說激王武俊數語可謂言辯而軌於正非縱橫排闔家可比是以一舉而使彊藩歸命逆滔坐斃其績偉矣然當時不明爵賞

胙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瀆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荊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既而復自江淮還。以忤旨辭位。罷為左庶子。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先是。李抱真在臨洺。上出奉天。抱真退屯臨洺。事具前。遣賈林說王武俊歸國。武俊許之。田悅欲與武俊共襲抱真。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圖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乃趙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辭悅而北。會武俊先所召回紇兵至幽州。朱滔欲與俱取東都。林復激武俊曰。朱滔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王河朔。大夫當臣事之。否

之加豈其人竟同魯連之
高蹈抑抱眞不欲揭之以
為功而朝命遂弗及歟

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
事。安能臣豎子邪。乃定計通好抱眞。而與馬燧盟。然
武俊猶外事滔。而陰約田悅共背之。使相望。至是。朱滔
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而未恐絕滔。召
官屬議之。許士則曰。朱滔殺懷仙。署希彩。怵兄使如京
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其心腹。詎
可量哉。今不若陽許偕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
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
倉猝之
憂矣。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說悅。秀述武俊語曰。天子
方在隱憂。以德綏我。
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
及滔乎。八郎慎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
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
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因遣秀還。具
道其謀而報滔曰。如約。滔喜。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
人發河間而南。入趙境。武俊大設犒享。入魏境。悅供承
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曰。昨將出軍。將士勒兵

不聽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即日遣兵攻拔數縣又縱回紇大掠而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于是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爲平盧節度使

遣使發吐蕃兵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博平人使吐蕃發其兵

二月李晟還軍東渭橋

先是李晟屯軍東渭橋軍勢日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惡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

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久乃許之。晟遂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耶。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以俟時耳。懷光

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何耶。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石演芬。西城胡人。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聞之。馳表奉迎。時李建徽陽惠元尚與懷光連營。懷光襲殺惠元。建徽走免。先是陸贄自咸陽還奏言。建徽。惠元軍。附麗懷光。必不兩全。宜託言李晟兵少。恐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爲掎角。仍先諭旨二人。卽日進路。上不從。遂及變。懷光

與韓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奏之懷光復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爲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上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夏州人守奉天休顏狥于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至盩厔相謂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遂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行者俱得入駱谷注見前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初涇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迺以病臥家朱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歎曰鎮不能捨生以至于此豈可復以巳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欷歔而反迺聞上幸山南自投于床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盩厔稱病爲僧泚召爲吏部尚書于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晟以孤軍處二强寇間卒能建功匡復蓋忠義激發雖流離顛沛時自足恃以自固幸則爲晟之戡亂定難不幸則爲張巡許遠之致命遂志所謂易地皆然也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東渭橋營塹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辨博

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崿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于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于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將馬寔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上以緒為節度使。

李懷光屯河中。

懷光以李晟軍寖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于賓佐李景畧良鄉人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徃河中俟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聽爾俘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畧曰鄉者之議衆軍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于不義遂遁歸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

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已而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太尉得至此。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于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

車駕至梁州。

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獻瓜果不過箐野人芹曝之分錢帛賚與已足相酬遽欲授以試官其昧於輕重實甚陸贄謂虛名濫施將無以爲立功者之勸非惟深中當時情弊抑亦千秋爲君者所當留意也

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謂岷山峨眉山也。岷山注見前峨眉山今在四川嘉定府峨眉縣西南有大峨中峨小峨三山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上之在道也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愼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于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教爲重利近實而于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係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止于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于瓜果也視

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楚琳殺張鎰。事具前。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

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又況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

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藎者憂于見疑。著勳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迫于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

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注見前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爲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以爲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畧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于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

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涇原牙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牙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淸而附于泚泚授希鑒爲節度使

以賈耽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爲工部尚書

先是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澤南陽人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李抱眞會王武俊于南宮注見前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其將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

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眞說王武俊。使合兵攻滔。林曰。朱滔志呑貝魏。復値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于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　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厲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

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一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滿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
一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先是租庸鹽鐵使包佶遣判官王紹進奉江淮繒帛比入關上已西幸紹由間道走洋州見上行在時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袷衣及紹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未幾韓滉使亦至　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王紹本名純字德

素萬年人。後避憲宗諱改名。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吐蕃受之。遂引兵去。以上

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卹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爲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于撫接。勤于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得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

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稍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李抱眞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

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爲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于桑林。胡三省注。在經城西南。經城。廢縣。在今廣平府威縣。抱眞列方陳于後。武俊引騎兵居

朱滔顯行悖亂爲抱眞等所敗駭而喙走劉怦爲唐留守卽當邀擊以擒之乃發兵具仗以迎是亦賊耳史稱時人以此多怦猶私情而昧大義繆鑿甚矣

前與同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同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眞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歸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已怦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

以程日華本名華定州安喜人爲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孝忠版其將程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爲一軍華從之上卽以華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出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李晟出陳兵諭以收復京城之。引所獲諜人以所陳兵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于賊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城下。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于藍田西斬之晟移軍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晟之甥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開

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俶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功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家室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希倩希烈之弟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遣掌書記于公異吳人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

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楚琳叛節使附逆泚當戡定之初明正其罪爲反側子示警所謂名正義順而德宗乃欲因勢爲代近於兢誦即陸贄欲輒授官職亦失之養奸豈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乎

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渾瑊爲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

上發梁州。

詔以梁州爲興元府。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

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副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

巢父初使魏博不動聲色而凶渠授首撫定一方及至河中則以舉措失宜僨事兼喪其身豈智於前而愚於後邪

餌。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于三橋。在長安縣西。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閒日。閒讀曰閑。胡三省注。唐世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閒日。輒宴勳臣。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徵李泌爲左散騎常侍。

李泌爲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上以河中爲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之。

八月。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眞卿。中使曰。有敕。眞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事聞。詔贈司徒。謚文忠。

以李晟爲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以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晟至鳳翔。討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尋詣涇州。誅田希鑒。晟託言巡邊。至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希鑒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引見諸將。問姓名。得前爲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謂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

懷光叛逆致乘輿播遷其罪與朱泚等萬無可赦且彼時渾瑊馬燧共秉師貞軍聲頗壯剪滅尅日可期顧議者一則以度支不給為慮再則以旱蝗糧匱為辭甚請寬貸昧敵愾之義矣曾未踰年而河中捷至無國者能無赧顏

宮。在同州府朝邑縣西北。寰宇記。後周武帝置。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已而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慈州。唐置。今山西吉州是。餘注見前。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

歸之。已而遂復取絳州。

冬。十月。以竇文場王希遷。皆宦者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李希烈奔蔡州。劉洽遂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請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

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爲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然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十二月。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字仲文。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私于滉。乃爲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

爾時藩鎮中惟滉恪秉忠純初未嘗稍萌異志徒以不附權貴讒謗交騰德宗之疑可謂不辨黑白使非泌力爲申救心跡幾無以自明迨江東餽運既通關中賴以充贍則泌之言洵有裨於國計非直全滉身

家酉

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謁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之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皐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會少遊死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死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是歲蝗。大饑。

乙丑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為澧州别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唐置。今江西吉安府是。）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注見前。）刺史。給事中袁高（字公頤。恕己孫。）應草制。執以白盧翰（義禧七世孫。）劉從一（林甫元孫。二人皆同平章事。）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倘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于正牙（唐謂大明宮含元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

德宗爲杞所愚不能察其姦狀竄謫未久輒爾賜環袁高力爭幾蹈不測繼以陳京堅執猶欲調停於大小州之間可謂惑之甚矣

不可爲刺史。陳京等力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手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卻。京顧曰。霈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爲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于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死于澧州。

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于陶城。在蒲州府永濟縣北。寰宇記。舜陶河濱。即此。

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于長春宮。注見前。

馬燧軍寶鼎。本漢汾陰縣。唐更名。宋改曰榮河。今屬蒲州府。敗懷光兵于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破懷光兵于長春宮

南遂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韓遊瓌請兵于渾瑊
共取朝邑注見前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
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
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
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
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
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
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
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
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
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彊弱必起窺覦
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
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
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
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
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會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
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下

泌以單騎深入危地非苟且嘗試之計蓋知抱暉特一庸妄人其志僅圖旌節耳急之則叛入恇擾且將助而爲變惟直啖以所欲而潛攜其將佐之心然後

之

以曹王皐爲荊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六月。以韋皐爲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怦爲幽州節度使。

滔爲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遂病死。將士奉劉怦知軍事。詔以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是秋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爲都防禦轉運使。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

一言遂之其勢易如發蒙
振槁可謂能斷大事者

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聞之。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

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陜而還。

大旱。

灞滻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

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八月。馬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元光使白燧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

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唐縣屬河中府。後廢。河中軍士皆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娖音捉。整也。隊矣。唐河中府以河爲兩城。西城即河西縣。東城即河東縣。河中府所治。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

先是。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于馬燧。事泄。懷光殺之。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至是燧皆出之于獄。燧自辭行。至是凡奏置幕下。李鄘字建侯。邕之孫。

二十七日。駱元光以徐庭光辱己。殺之。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韓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

李璀不從父逆卒亦闔敗自殺處臣子不幸之遭能委曲以明志其視甦御士棊倿爲尤賢使璀而有子貸之可也奈何忘懷光之逆而謂念其功乎

分居邠蒲矣。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亦自殺。上以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

加馬燧兼侍中。

罷討淮西兵。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

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言之。略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于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

上從贄言。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

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延賞傚邪原不可相然晟爲大將不宜取妓又以私憾釀成釁端則取禍不得謂無因自不待倚續賛之反問耳

以張延賞爲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丙寅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字公茂。知幾孫。崔造字玄宰。安平人。齊映同平章事。

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于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戶部侍郎元

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諸使之職

行之已久。中外安之。造既改法。事多不集。及元琇失職

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功。

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造

所條奏。皆改之。造亦尋罷。

二月。李泌開運道成。

泌自集津。倉名。在三門東。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

柱之險。是月。道成。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

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

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謂

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

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

兵民率皆黑瘦。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

食。死者甚眾。數月。

人膚色乃復故。

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

會有疾。僊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衆來降。詔以爲
淮西節度使。
秋七月。陳僊奇爲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爲留後。
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
以曲環爲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吐蕃入寇。使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前注見上將軍。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

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覈，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鎭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僊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于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內叛外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曏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爲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以賈耽爲義成貞元元年，置義成軍，治滑州。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秘不發喪。殺行軍司馬。墨縗視事。增兵城門。劉元佐（即劉洽。前以克汴州賜名。）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詔以賈耽鎮鄭滑。克寧悉取軍資夜出。軍士剽之殆盡。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畤。（此唐所置好畤縣也。故城在今乾州西。漢故縣在州東南。）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李晟遣兵擊吐蕃于汧城。（即臨汧城。唐書地理志。汧陽有臨汧城。汧陽縣今屬鳳翔府。）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于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是冬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襲吐蕃摧沙堡遇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韓遊瓌遣將追之虜棄所掠而去尋寇鹽夏等州皆陷之野詩番姓良輔其名鹽夏州注俱見前）

冬十一月韓滉劉元佐由環俱入朝

劉元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相與約爲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爲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

德宗不直斥延賞之奸而諭以飲酒釋怨固已不綱至晟揣知德宗注意延賞而藉此周旋遽薦為相亦為非計

朝。元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父行為丈人行故呼其母為丈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塡宮也。凡叛者家屬皆沒入掖庭故云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遣元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元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十二月。李晟入朝。

上忌李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等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其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丁卯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爲其子請婚于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于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解和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閤羅鳳陷嶲州獲西瀘（唐縣故城在今四川寧遠府西昌縣）令鄭回（相州人）回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相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爲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于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爲然

會西川節度使韋皐招撫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皐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皐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貶齊映爲夔州(注見前)刺史。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襄州人。)同平章事。

韓滉性苛暴。方爲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渾雖爲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謂韓休。)以褊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搒吏于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爲

之少霽威嚴。

二月鎭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滉强力嚴毅自奉儉素衣裘十年乃易及是病卒。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是年始分置浙江東西二道各置觀察使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

上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憸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病間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李晟爲太尉。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隋縣故城

在今寧夏府中衛縣。宋白曰。八馬行沙上有聲。異于餘沙故名。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于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元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瀛州樂壽人。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吾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

非勳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于人。

夏。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

先是。遣右庶子崔澣使吐蕃。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今明公欲修舊好。固所願也。然渾侍中。信厚聞于異域。請必使之主盟。及是澣還。遂遣瑊與吐蕃盟于淸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堡名。在今平凉府鎭原縣東。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凉。乃許盟于平凉。初。韓滉薦劉元佐可使將兵復河湟。元佐亦贊成之。至是。元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眞。抱眞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

閏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嗟怨盈路。既而以李泌言。詔所減官並復故。

以曹王皐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事泄。少誠殺之。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以皐為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復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唐州唐置。今南陽府唐縣是。餘注俱見前。隸之。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

李晟逆料盟必不成自是得之閱歷延賞之論由私意横結非眞有定識也德宗既命兵爲備元光復請設伏應援不得謂不容于防患瑊故名將于此亦當畧有戒心何以虜衷甲而不悟軍被擒而不知幸得他馬疾馳僅以身免亦太

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注見前。韓遊瓌屯洛口。即水洛口。在平涼府靜寧州南。尾亭川東北。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當作百泉。隋縣。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以分其

竦矣

勢將盟尚結贊請各以甲士列壇東西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散馬不銜伏身鬣上而入之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

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旣而上遣中使齎詔遣尚結贊。不納而還。

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讎。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

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秋七月。以李昇爲詹事。

初。上入駱谷。衞士多亡。李叔明（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鮮于仲通之弟。表請宗姓）之子昇。及郭曙（子儀之子）。令狐建（彰之子）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衞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故與叔明有隙。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蕭升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

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是月張延賞卒

以韓潭為夏綏銀三州皆唐置夏注見前綏今陝西綏德州是銀今綏德州米脂縣是節度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餽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于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使帥神策軍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以元友直為諸道句音鉤勘兩稅錢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謂權利率其數而以為軍資自懼違法匿不

敢言請赦其罪促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以應本道諸使徵調、留州留以給本州經用、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没者罪之上喜曰御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友直句簡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民不堪命後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悟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以後悉免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没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

歸路阻險皆仰給于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京師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鄉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

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原州注見前。蘭州。居置。今甘肅蘭州府是。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爲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

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一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有五六

八月辛巳朔日食

柳渾罷爲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

泌處骨肉之間委曲調護始終不渝真不媿大臣用心者明代國本一案朝士洶洶徒成惡套是知以口舌爭名而於謀國之義罔未篤於心耳

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爲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緼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郜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主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而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

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
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
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
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畏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
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曰。朕固知之。意稍解。乃曰。貞觀
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
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
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
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願陛下深戒其
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
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武惠妃譖太子
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
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
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
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
族保太子。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
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于卿。而力爭
如此。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
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
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
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

審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必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舒王。名誼。代宗次子。鄭王邈之子。帝愛之。取爲己子。

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于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狥人。爲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注俱見前。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

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邪。帝爲雍王時。見回紇于陝州事具前。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邪。是後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下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

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己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爲可怨耳。上曰：朕與回紇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凡泌所約五事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

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昔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與天竺皆久慕中國。代與吐蕃爲讐。臣是以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吐蕃陷連雲堡。在平涼府涇州西三垂峭絕北據高所爲涇西要地。

先是。吐蕃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駭。虜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去。至是。復陷連雲堡。涇西恃連雲堡爲斥候。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已而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冬十月李軟奴等作亂。伏誅。

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

人君視閭閻疾苦不啻若赤子痾癢呼吸相關德宗既知非稅誅求及和糴之重爲民累即當速爲改絃以拯窮簷愁苦乃僅復光奇一家而於諸弊致毫不檢察不幾如孟氏見牛不見羊之誚耶

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閭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遊瓌以欽緒誅委軍入謝上遣還鎮

大稔詔和糴粟麥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爲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

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又云和糴而實彊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戊辰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爲涇原節度使。李元諒即駱元光賜姓名。爲隴右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所市之物。準時價以稅錢折之。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臨陣戰勝神助間亦有之若戍兵詭稱見形則妄矣以邊將卻敵之功舉而歸之荒渺無憑之白起豈可爲訓泌請葺杜郵舊祠而止京師立廟雖爲彼善於此然以秦時亡將予贈唐官而與三公較輕重則亦未爲得也

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爲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注見前）有舊祠。請敕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

雲南遣使入貢。

五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州。

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

六月徵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夏縣）為諫議大夫

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在今解州夏縣東南集覽釋為張掖之柳谷卩誤）李泌薦之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先是韓遊瓌忌都虞候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得衆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神策軍至是遊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戍卒裴滿等帥衆作亂奏請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勒兵斬之而迎獻

甫上聞軍衆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爲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冬十月囘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囘鶻

囘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仍請改號囘鶻許之乃册合骨咄祿爲囘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帝之女）妻之（明年冬天親可汗死立其子爲忠貞可汗）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兵拒擊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瀘水之北瀘水注見前）韋臯

乃為耆遺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唐縣今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是）以塞其趨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始弱矣臯遣兵拒擊破之于清溪關外（在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南與寧遠府越巂衛接界其地連山帶谷夾澗臨溪倚險接關恃為控禦）

十一月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注見前）為咽喉地屬徐州鄰于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靑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之）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

子懷直自知留後明年以懷直爲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爲景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仲爲景州刺史景城見前弓高漢故縣在今河間府故城縣界唐故縣在今東光縣西景州唐治弓高元移蓨縣明廢縣入州今州屬河間府

己巳

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字時中誕四世孫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淸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眞卿于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

泌知盧杞之姦而不知竇參之不可用可謂見目而不見睫者且斯時朝臣之著莫逾陸贄何以不一齒

意以朕爲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葢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君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于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爲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爲人剛果峭

及知人之明泌猶難言之况其他哉

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爲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畧。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爲世所輕。

庚午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爲其下所殺。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册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先據高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畧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畧于庭。威名聞塞外。明年

春。遣使册阿啜為奉誠可汗。奉誠立五年而死。無子。其相骨咄祿有勇畧。諸酋長畏服之。立為可汗。遣使來告。乃册為懷信可汗。

吐蕃陷安西。

先是。吐蕃寇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北庭地近回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至是。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與沙陀酋長皆降于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辛未 七年春二月。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秋七月以其子昇雲為留後。昇雲尋賜名茂昭。授節度使。

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竇參惡之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使來獻俘。

冬。十二月。以吳湊爲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湊。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爲陝虢觀察使。代參黨李翼。

壬申 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元佐卒。

元佐卒。將士擁其子士寧爲留後。叛監軍孟介請于朝。許之。元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元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爲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元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元。海州死。貶竇參爲柳州唐置今廣西柳州府是別駕。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
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
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元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
貶參。賜通元死。
以趙憬字退翁隴西人。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于詔書。異日考
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而罷。或言于上曰。諸司所舉。皆
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
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
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
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
並列于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
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
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
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

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辯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遍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情故必多。且今日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于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爲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水連四十餘州溺人三萬餘計賑撫惟恐不逮猶虞或遺且覈實流離皆按驗可得姦欺亦何自而生此而尚欲屯膏民困將誰恤乎況德宗昔於朔方從逆之將士尚議並給冬衣而此淮西罹患之災黎獨靳恤之升斗前後自相剌謬亦已甚矣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時四十餘州大水。溺死三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饑。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乃遣中書舍人奚陟（字殷卿。京兆人。）等宣撫諸道

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從陸贄之請也。贄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

已復勝施歸川所謂崇道失當者也項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當運制加當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違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運彼所之益此有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餼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餉彼人而傷此農制東若斯可謂深失頃者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之計得錢六十四

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戸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戸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十二月。以柏良器（柏氏。古柏國之後。以國為氏。）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癸酉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爾雅。檟苦茶。郭璞注。早採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謂之苦茶。魏了翁邛州茶記。茶之始。其字為荼。如春秋書齊荼之類。自陸德明等始轉入茶音。至陸羽盧仝以後。遂改荼字為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

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二月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絶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三月貶竇參爲驩州（注見前）司馬尋賜死

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之

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
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宦官恨參尤深。謗毀
不已。竟賜死于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夏。五月。以趙憬爲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字子元。河南人。）同平章
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
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元宗崩。肅宗疾甚。詔以晉卿攝
冢宰。）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晉卿子發。丕。堅。垂等。與帝
王同名。）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
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
以爲不可。上奏言之。（略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于心膂之內。）

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各。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惟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諳記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恐。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

至是。憬反疑贄排己。置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皐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雲嶺。即雪山。亦曰。雪嶺。在今雲南麗江府西北。滇載記。雪山九峯。積雪四時。玉立萬仞。望之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或謂之雪嶺。唐韋皐約雲南共驅吐蕃于雲嶺之外。蓋即雪嶺外也。

獨與雲南築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詣皐上表請棄吐蕃歸唐皐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皐遣使慰撫之

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政府秉鈞常以國事爲重即是非歧出亦何難彼此相諮雖爭執微有異同而折衷得當仍無乖協恭之義若各懷私意更讓不言亦何賴此宰輔爲乃至迭相秉筆旬易日易益復不成政體陸贄尚爾他更何責耶

置欠負耗賸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錢即除陌錢也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所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

唐時藩鎮傾奪惡習相沿若復假以朝命是益導之使亂士寧雖失士心實朝廷所置萬榮以麾下偏裨

柴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眾喧于朝市豈皆朋黨邪上不從權德輿字載之丹徒人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卒諡曰忠武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眾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眾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奏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

敢于閉城抗拒是直弁髦憲典矣德宗欲使代居其位固爲失宜陸贄請奬之而別加寵任仍不免調停之見紀綱何由得振乎

其圖之于滋蔓。不若絶之于萌芽。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爲節度。奬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賚裝。理必寧息。上不從。